

新列
改正

論語

後藤
照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

1

5

10

15

20

25

30

文庫11
D 24
1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
 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
 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下
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
 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楸義與同蓋繫
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兼田適周問禮於老
 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

新刊

010190550252

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

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政二事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有季孟吾老之語

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

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

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

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

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

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

二年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主既及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大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

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

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李

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一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
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接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
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曾簡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

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

書傳禮記

有祀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

序

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

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

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
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
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
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
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
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
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
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
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

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

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也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朋友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

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

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者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者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犯上謂手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為皆有○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習早子

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

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毫髮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及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

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

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

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安也安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找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丁肅木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

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

不重則不成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平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物乎

過則勿憚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且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求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尤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尤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天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故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之者。秉彝如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

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知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

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象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力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

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嘗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質殖。蓋先貧後富而嘗

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
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諸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據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

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

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

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拱亦

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極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

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

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

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

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道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正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正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懼蓋雖不敢

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

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正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

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

未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

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
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前定之
四十而

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
而賦於物者乃事物

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
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
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審所以為方者也
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
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
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
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也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
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
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
本心整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
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博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
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
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固其近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

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
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
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
能問恐其失措而以從親之
令為考故語變以發之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是矣禮節理之節文
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
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
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
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
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者。是謂能養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
養其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義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
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
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是矣禮節理之節文
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
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
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
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
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者。是謂能養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
養其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義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
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
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是矣禮節理之節文
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
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
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
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
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者。是謂能養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
養其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義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
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
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是矣禮節理之節文
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
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
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免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
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
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
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者。是謂能養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
養其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義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
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
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和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未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子曰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

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子曰察其所安

察則又如詳矣安所樂也所由焉於處反音之所留反焉何止應

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子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處反音之所留反焉何止應

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

為師矣

溫尋釋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

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

○子曰君子

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必二反周普徧也此徧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及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

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加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

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

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手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

言其餘則寡尤多覓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

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

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二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非也餘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

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將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魯君也錯猶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

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

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

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魯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

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木

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入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罕。○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

鬼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曰相維時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

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樂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曾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表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雅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張也

禮之本

林放曾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

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子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者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杯飲為之簞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穆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蓋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

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救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

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

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若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

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

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本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

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討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

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爵聖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魯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文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

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謹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考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

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曰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曰已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貴任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

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特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未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龜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龜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龜亦不可死於與也○訥氏曰聖人之言遠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一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

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音奉鄆側留反大廟魯周公

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鄆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儀而擣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信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

告古馬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朝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情其無實而妄費

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

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此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一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盡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

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亂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

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二代之社不同者古

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哉

子聞之曰成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答時君

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身脩德以政王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

焉得儉

焉於處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二歸臺名事見說苑補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

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

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

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貴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真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太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

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丁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

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

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通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

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勳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善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受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

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

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有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或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

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

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實得而得之然於富貴

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

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向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范次急遽苟困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

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

好惡皆本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

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

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及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

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

陋甚奈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

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若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人懷惠

懷惠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居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子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也

程子曰欲利放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

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大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見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義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緇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

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察井反思齊者董色亦有是

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及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

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

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者不入起敬起者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取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瞻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次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

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

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矣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初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

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

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愛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樂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